

独幕话剧

除夕之夜

羅 普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人物：

徐大娘——徐建才的母親。

刘 琴——工區廣播員，十九歲的姑娘。

徐建才——工段長，二十多歲的青年小伙子。

忠 明——組長，二十多歲的青年。

于主任——工區主任。

王 梅——工區衛生站急救員，青年姑娘。

一九五五年除夕的晚上。某城市，一个新建工厂的工區里。

幕啓，观众看到的是徐建才的家庭。正面一門一窗。左側另有一門通向廚房。室內有桌、凳、櫃子、衣架等物。衣架上挂着雨衣和毛巾，桌上放着一只小鬧鐘，還點着燈。

外面落着雪，冷風吹來燈光不時的閃動，桌上的鬧鐘滴答滴答的响着。徐大娘在灯下收拾剛包好的餃子。她不時地停下來靜听着外面的動靜，并扭頭望望桌上的鐘和通往室外的門。

徐大娘：眼看都六點半啦，怎么还不回來。今个去上班沒帶雨衣、也沒穿膠鞋，偏偏就下了雪，回來不定要淋成啥样！（收拾好餃子，端起准备往廚房走）上班時說的好好的今晚多包些餃子，約琴來家吃飯，这会餃子包好了，水也燒開了，可人還沒个影兒。

〔外面刘琴一面喊着——面走來：“建才，建才！”

徐大娘：（回轉身）誰呀？建才還沒下班哩！

〔門外刘琴声：“我呀，大孀！”

徐大娘：啊呀！是琴姑娘呀，外面下多大雪，快進來吧！

〔徐大娘說着話，刘琴已經从外面進來。她穿着一身節

日的衣服，但身上已經落了許多雪，手里提着大小兩個包包，象是買的什麼東西。

刘 琴：大孀，就你一個人在家？

徐大孀：啊，建才還沒有回來呢。孩子，看看淋成啥啦！

冷不冷啊？來，讓大孀給你打一打身上的雪。（把手中端的餃子放在桌子上，回頭在衣架上取下條毛巾，要給刘琴打雪）

刘 琴：不冷，大孀！讓我自己打吧。（把手中的包包放桌子上）

徐大孀：這場雪下的太猛啦，淋人可不少。

刘 琴：可不是，我也沒防會下恁大。不過這一下倒正好，農業社里可不用再忙着澆麥了。上星期我們到農村去訪問，他們正忙着澆麥呢！

徐大孀：好倒是好，就是你們上班做活不得勁。

刘 琴：不要緊。

徐大孀：不要緊？看把你淋的，新衣服都快給浸濕了。今年還是頭一次下這麼大雪呢。

刘 琴：是頭一次，可也是最後一次了。今天是除夕，明個就是五六年了。

徐大孀：是啊！這次放年假，你們可好好歇兩天吧！唉，建才這孩子，怎麼六點多了還不回來。

刘 琴：（象是問徐大孀的話，又象是在埋怨建才）已經下班一個多鐘頭了……

徐大孀：一定是下班後又拐到誰家去了。（虽是埋怨，但是一種誇耀的神色）你還不知道他那脾氣，總是下班了不按时回家，整天東家跑西家串的，宣傳哪、動員哪，連飯也顧不得吃。你看，大除夕又是下這麼大雪，到這個時候還不落窩。走哩時候叫他多穿件衣服也不听，在外邊跑能不凍坏！

刘 琴：（想起了自己放在桌上的包包）唉，你不說要把他凍坏我倒忘了。大嬸，你看這是給建才打的毛衣。

〔刘琴一面說着話，一面从桌上拿一个大一點的包包，解開包裝紙，里面是一件嶄新的毛衣，徐大娘驚奇的走近翻看。〕

徐大娘：看看，打的多密实勻淨吧！这穿上包管暖和。

刘 琴：我找人打的，他还没有試。回头試試，要是穿着不合適了我再給他收拾一下。

徐大娘：不用試，一准合適。这是什么呀？（指桌上小包）

刘 琴：我看他那条圍巾舊了，今天上街去給他捎了条新的。

（一面說一面順手解開了小包包）

徐大娘：（接過圍巾看）好，好！他脖子上那条早被汗浸的不暖和了，叫他買条新的吧，老是嘴里答应着，轉轉身就給忘的沒影踪啦，多虧你給他想想周到。

刘 琴：（不好意思地）大嬸！

徐大娘：孩子，你們都是那样忙，有空了你也該好好歇歇，把你累坏了大嬸可心疼。（稍停）建才不是說，这些天大伙正在爭取超額完成任务給元旦獻禮，工作很緊張么？你到街上去了，可別为了給他買點东西就誤你的事呀！

刘 琴：不要緊，我这工作和他們那不一样。收收音，廣播廣播，沒啥大不了的，沒有它不还是一樣搞基本建設。

徐大娘：唉，可別这样說！各執一事各守一職么，既然領導上專門分配一个人作那个工作，那就是重要，咱可千萬馬虎不得！

刘 琴：今个上午我上街去，是請了半天假的。因为那件毛衣沒打好，我想等着拿回來，今晚参加晚会、明天过假期建才好穿，所以回來的晚了。

徐大娘：我說呢，老早我就叫建才約你來家吃飯，可老是沒工夫，今個大孀把啥都准备好了，就是干等你們不回來。看，这会子客人來了，陪客的還沒影呢！

刘琴：我算啥客呀？差不多天天來。他可能拐到忠明家去了，我去找找他吧！

徐大娘：你坐那歇歇吧，晚一会他能不回來。來，大孀这就去下餃子，咱娘倆先吃。

〔徐大娘去端桌上的餃子，刘琴起來攔住。〕

刘琴：大孀，等他回來一起吃吧，我去找他。吃了飯我們还要一起去文化宮參加除夕晚會呢。這不是票！

〔刘琴一面說着話，一面从口袋里掏出紅紅綠綠的票，在手里攪了兩攪又裝到口袋里，向大娘一笑下。〕

徐大娘：路上可小心點，把頭巾圍好，別感冒了。

刘琴：（已走出門）不要緊。

徐大娘：（送到門口）天黑，慢點走，小心滑倒。（關上門）多逗人喜歡的姑娘呵！（看着牆上二人的照片，臉上露出幸福的笑容，把照片取下來擦了擦灰塵，又挂上，端詳了一会，轉身進廚房）

〔片刻，徐建才推門進來，看了一下房間無人。〕

徐建才：媽，媽！（打雪）

徐大娘：（上）哎呀，怎么現在才回來，可把我急坏了，下这么大的雪还到处跑，又上那去來？

徐建才：那也沒去。媽，明天不是新年嗎，为了給元旦獻禮，同志們都不肯下班，多干了一個鐘頭，完了，我又拐到刘大娘那兒去了。

徐大娘：碰到刘琴了嗎？

徐建才：沒見着。刘大娘說，刘琴已經來了，怎么沒見呢？

徐大娘：你怎么能見着，人家早來这兒等你老半天啦。眼看都七點啦，她又去找你去了。你看那不是她給你送來的毛衣，給你買的圍巾。

徐建才：在哪兒？（从桌上拿起毛衣在身上比了比，又拿起圍巾）我就喜欢这样的！（圍在脖子上）

徐大娘：我知道你准喜欢。看看，也不換換衣服，身上那么髒，就把新圍巾給圍上了。

徐建才：对，我得換換衣服，今个除夕，說不定还參加晚會去。媽，餃子包好了吧？早餓了。

徐大娘：早包好了，我这就給你下餃子，你赶快去找她吧，別讓她到处找不着你。

徐建才：不要緊，她等会兒就会來的。

（娘下，才从櫃子取出新衣。換衣，圍上新圍巾。娘復上。）

徐建才：就是暖和！（笑）

徐大娘：看看你高兴的！

徐建才：娘，誰不高兴呀，我們工段今年超額完成了國家計劃指标，作到了又快、又多、又好、又省。这次競賽又撈到了優勝紅旗。同志們是嘴里不說，心里按捺不住的高兴，今天勝利完成了元旦獻禮，晚上大家准备痛痛快快的玩个通宵呢！

徐大娘：別老拿这些話來搪塞我，我也不知道啥“指标”不“指标”，“獻禮”不“獻禮”，反正一年忙到头，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設。工作干好了，你媽我也高兴。可你總还有心事不給媽說！

徐議才：（笑）什么呀？媽？

徐大娘：別給我打哈哈了，多早晚問起你这事你總是笑笑，不

給我說个長、圓。只打琴去年到工厂，你倆就好在一塊，如今就一年多了，还不听你們吭气，眼看都廿三、四的人了，还不拿一點主意。

徐建才：这事你别管了……

徐大娘：不管？不管，看你們虧到啥時候，琴可是个好姑娘啊！知熱知冷，知道应記人，早晚到咱家，“大嬸，大嬸”叫的多親熱。我沒意見，她媽也同意，我看还是趁早办了吧。

徐建才：那有時間，顧不上啊！

徐大娘：說句話还用得了仨月倆月，倆人到一塊商量商量，办不就办了嗎？我看趁着明天放假，我把屋子收拾收拾，你們上街買點东西……

徐建才：媽，你听！鍋滾成什么啦，別把餃子煮坏了！

徐大娘：啊呀，可不是！（急下）

（徐建才收拾衣服，嘴里吹着口哨。忠明上。）

忠 明：建才！

徐建才：忠明，怎么这么快就吃完饭啦，急着找玉梅去参加晚会的吧！

忠 明：別瞎扯了，找玉梅还能找到这兒，我找你談个事兒。

徐建才：什么事？

忠 明：剛才回家時候，在路上碰見了二工段的老刘，听說他們制出的大批水泥活兒今晚恐怕要出問題。

徐建才：怎么啦？

忠 明：今天晚上突然下了這場雪，他們沒來得及作好防寒設備，夜里如果溫度繼續下降，這批活兒整個就完了。

徐建才：事先不知道降溫嗎？气象台难道沒預告，为什么不早作准备！

忠 明：誰知道气象台預告沒有預告，反正也沒有人通知工段

作准备。

徐建才：（思索）这是怎么回事，难道问题会出在……

忠明：问题全出在这场雪上！

徐建才：不对！——老刘没说他们准备怎么办哪？

忠明：他们正在准备抢救呢。

徐建才：他们那些人能来得及吗？忠明，发动咱们工段的同志们都去帮助吧！

忠明：我也是这么想。发动同志们去帮助倒不成问题，不过今天晚上是除夕，要是同志们都跑着玩去了，可到那兒去找呢！

徐建才：是呵，这是个问题。所以我们得赶紧想办法。

忠明：温度也许不会继续下降，刚才于主任说给气象台打长途电话，等等看气象台是怎么说的吧。

徐建才：等，那怎么能行！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，如果温度继续下降，那不糟了，咱们应该早作准备。这样吧，忠明，你马上去动员你们组的同志，也通知一下老张和老梁，让他们动员他们组的同志早作准备。我去找找于主任研究一下。

忠明：对，我就去！

徐大娘：（端饺子上）忠明来啦，快坐下来吃饺子吧。你尝尝大娘包……

忠明：不啦大娘，我还有要紧事呢。（急下）

徐建才：我看问题会出在……

徐大娘：什么问题不问题，成天问题问题的没个完。琴呢，还没来？

徐建才：妈，她今天上午去街上买东西一直到黑才回来？

徐大娘：还不是为了你。本来晌午就该回来了，可是你那件毛

衣沒打起，她一直等到下午，回來時還淋了一身雪呢。

徐建才：算啦！算啦！一提起她你就說不到頭。

徐大娘：你……

徐建才：我？去的時候我就勸她，不要為一點雞毛蒜皮的事就請假上街。她總說耽誤不了啥事。（埋怨地）這一下可好！

徐大娘：哎呀，看給你急成啥樣子啦，人家等不着你了才出去找你。又不是沒有回來。給，要是餓狠了你就先吃罷。

徐建才：不吃啦。我得找人去呢！

徐大娘：找人？耐住性子在家等一会吧。她剛出去找你，你再出去找她，啥時候能找到頭呀！

徐建才：還找她干啥呀，今天夜里天再冷就了不得啦！

徐大娘：冷怕啥，把琴給你拿回來的毛衣穿上不就得啦。

徐建才：（急燥地）嘿！你……你那里知道啊！

（建才越來越急，顧不得向徐大娘解釋清楚，就匆匆欲下，在門口碰到正要進來的于主任。在建才和于主任談話的時候，徐大娘莫名其妙，一時弄不清楚發生了什么事情，很是驚訝。）

于主任：（同）建才同志！

徐建才：（同）于主任！

徐大娘：于主任來啦，今天可有空到這兒來坐坐。

于主任：啊，啊！（他顧不得和徐大娘說話，就向才說）我來找你談一件事情。

徐建才：我也正要去找你。是不是關於二工段水泥鑄件的事兒？

于主任：是的，你已經知道了嗎？

徐建才：剛才忠明同志來說了。電話打通了沒有？溫度會不會下降？

于主任：打通了。气象台回答說，今晚温度还要繼續下降，二十二點以后有寒流擊來，温度要降到零下20度左右。

徐建才：二十二點以后，那不危險嗎？

于主任：是啊，剛才厂里開了緊急會議，決定動員咱工區全体同志，將這兩千噸水泥鑄件進行保温安置。今天晚上是除夕，同志們本來應該很好休息一下，可是为了國家財產不受損失，为了保証整个建厂進度的順利進行，必須動員同志們突擊搶救。我剛才已經通知三工段，他們已經去現場了。

徐建才：我也和忠明商量的，我們工段的同志馬上參加。他已經通知組長們去了，我們保証完成任务。

徐大娘：老天爺，是工程上出了事啦！于主任，現在動員人去救还來得及嗎？

于主任：大嬸，不要緊，还來得及。（向才）小伙子就这样办吧！可一定要把情况給同志們講清楚。

徐建才：好，为了國家財產，为了工作，同志們踴躍參加决無問題。可是，于主任，为什么事先未收到气象予告呢？

于主任：今天上午刘翠同志說有許多事情要办請假進城了，沒有赶上回來收听十二點的气象預告廣播。一直到晚上雪下大了，才感到情况不对。

徐大娘：年輕啊，不知道在工作上操心，看看，想不到就出漏子。

徐建才：啥年輕？工作态度有問題！到底問題还是出在廣播上，真成問題。

于主任：先不要發急，回头我們再研究這個問題。

徐大娘：于主任你忙一晚上，就在这兒吃點飯吧。

于主任：我已經吃过了，大嬸。怎么，建才同志還沒吃飯嗎？

徐大娘：這不是，下班回來我才給他們下的餃子。

徐建才：不吃了，

于主任：得干幾個鐘頭呢，不吃飯怎么能行，應該抓緊時間^緊
點東西。好吧，我先到現場去了。（下）^是

徐大娘：你不是早就說餓了嗎，趕快吃吃干活去吧！

徐建才：（把碗推在一旁）早就氣飽了，還吃飯呢。

徐大娘：她請假上街還不是为了你們的事，這次在工作上出^不
漏子是不對，以後你倆都操點心，互相提醒點兒不就得^是
么！

徐建才：別再提我們的事了行不行！（不耐煩地把圍巾從脖子
上扯下，摔在桌上）為了戀愛耽誤工作，要是搶救來不
及，兩千噸水泥活就算全完了，這會給國家帶來多大損失
呀！

徐大娘：不是說不要緊嗎？

徐建才：誰知道搶救還來不及來不及。（穿膠鞋和雨衣）

徐大娘：你就是不吃飯了嗎，等會琴來了怎麼辦呢？

徐建才：你甭管，我給他留個信（匆匆把信寫好給娘）。回頭
她來時，你交給她。

〔徐建才匆匆下，徐大娘趕至門口，目送着他遠去。外面
風雪飛舞，風聲中，傳來急馳而過的汽車聲。〕

徐大娘：天哪，越下越大了。（回身，關上門）真是，早不下
晚不下，偏偏今天下。（收拾東西，又把餃子端進廚房）

〔片刻，劉琴上，弄得滿身是雪，跑得上氣不接下氣。〕

劉琴：（巡視屋內，失望的站在門口）大嬸，大嬸！

徐大娘：（上）這孩子回來啦，你從那條路來的，沒有碰見建
才？

劉琴：（生氣的）上那兒碰見他，到忠明家找他，他不在，

都七點多了，我以為他先去文化宮了，我就往那兒跑，誰知那兒也沒有。

劉琴：他沒有上文化宮，連飯也沒吃，就又上工地去了，說是有緊急任務。

徐大娘：緊急任務？文化宮的除夕晚會就要開始了，這個時候還有什麼緊急任務呀？

劉琴：聽他們說也不要緊，你坐這兒歇一會吧，看把你跑成啥樣啦。對了，建才出去時還給你留個信呢，大娘幾乎把它忘掉了。

（徐大娘把信遞給劉琴，從通廚房的門下。劉琴接信後急躁的神色馬上去掉了許多，微笑着看信，但越看越生氣，終于把信撕得粉碎。）

劉琴：好啊，我明白了，還不是因為你不是真心愛我！大年關我不工作，請假上街買東西還不是为了你，跑到黑回來了到處找不着你，你还埋怨我，惱恨我。你、你……（撕信）好，吹就吹了！（越說越氣，伏在桌上哭了起來）

徐大娘：（端餃子上）琴，琴，趕快嘗嘗大娘給你包的餃子吧。

劉琴：……

徐大娘：看這闺女，怎麼哭起來了？

（徐大娘急忙將碗放下，上前拉劉琴，看見桌上撕碎的信，才明白過來。）

徐大娘：哦，又是建才惹的禍。別哭了孩子，建才不好，回頭大娘給你出氣。（劉琴仍哭，徐大娘拿起桌上撕碎的信，又撕了撕，狠狠地扔在地下）建才這熬熬，過年過節也不讓人高高兴兴的，真是不知好歹。別哭了孩子，都怨這個天，下，下，只管下！

玉 梅：（上）刘琴，刘琴！

徐大娘：啊，玉梅这姑娘来啦！

玉 梅：噢，到底给找着了！刘琴呀，我从现场跑你家，又从你家跑到文化宫，到处找不着你，人家说你走婆子家来啦，我又赶快往这跑，你在这儿藏的倒怪舒服。啊哟，怎么哭起来啦，因为啥？

徐大娘：没有啥。琴，赶快起来吧，别哭啦，叫人家笑话。

玉 梅：是不是下雪路滑，跑的太快跌着啦？快到我们急救站，让我给你包扎一下吧！

徐大娘：不是，是和建才俩人生气啦！

玉 梅：我不信，俩人平常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怎么会生起气来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准是今天过节大娘给买的糖少，俩人争糖吃吵起来了。别哭了，刘琴同志，同志们都在欢天喜地的干活呢，你赶快去看看吧！

徐大娘：玉梅，你也在现场工地吗？

玉 梅：是啊，这么紧急的任务，谁还能不争着参加！

徐大娘：都怪这场雪，闹的大家连大年夜也不能痛痛快快过。

玉 梅：大年夜干活才有意思呢，你没看见，现场上同志们都是唱着歌干着活，两千吨水泥铸件，马上就抢救完了，晚上再冷也不怕了。

刘 琴：怎么，抢救水泥铸件？

玉 梅：是啊，今天晚上寒流要经过咱们这儿，温度还要下降，可是咱们事先没有收到气象广播，两千吨水泥铸件，事先没有进行保温措施，有被全部冻坏的危险！

刘 琴：啊！……

玉 梅：现在不要紧啦，大家都在抢救呢，尤其是你那一口子，领着大家干的又快又好。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于主

任叫我來找你，趕快回去，把這些好的單位和個人廣播表揚一下。

〔劉琴听了玉梅談的情況，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，目瞪口呆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〕

徐大娘：琴，趕快去吧，你看大家都在等着你呢。

玉梅：劉琴，你要是不能去，把廣播室鑰匙交給我，讓于主人另找人廣播吧！

〔劉琴被玉梅的話提醒，突然站起跑下。〕

玉梅：（同）劉琴：

徐大娘：玉梅，你可好好勸勸她！

玉梅：放心吧，大娘。不要緊！（下）

徐大娘：唉！……

〔徐大娘被一晚上所發生的事情弄的心煩意亂，她看看桌上那快要放涼的餃子，端起想吃，但吃不下，又把碗放下沉思。稍停。健才上。〕

徐建才：媽！

徐大娘：嗯。

徐建才：到底是人多手快，兩千噸水泥活兒，馬上就要安頓好了。這會再冷吧，冷到零下四十度也不怕啦。

徐大娘：不怕，你咋給劉琴寫的信，讓她看了爬在桌上哭起來了。你看你給她寫的信！（指地下的碎紙片）

徐建才：她還哭呢，為了個人一點小事扔下工作往街跑，請了假到時候也不回來，幾乎誤了大事。她不認識錯誤，我還得狠狠批評她呢！

徐大娘：我知道這回她有錯兒。可你不会好好對她說說，眼看就是一家人了。

徐建才：好好說她不聽么。不好好工作，還說什麼一家人不一

家人的事！

徐大娘：盡說些傻話！

徐建才：這不是，這會兒大家都在現場搞突擊任務她也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，大家都提意見為什麼廣播不响。馬上工作完了，還有些事情要向大家廣播，剛才于主任打發玉梅去找她，現在又叫我來找。

徐大娘：別吵吵啦。剛才他和玉梅已經去了。

徐建才：去了嗎？

（廣播聲：“同志們：請注意。現在向大家報告一件事
情”）

徐大娘：听，廣播不是响了？

徐建才：嗯，是的，是她。

（廣播聲：“同志們，我們今天晚上搶救水泥鑄件的工作已經勝利結束。這次搶救工作，在工區同志們的共同努力下，已按預定時間提前完成了！”

我們搶救了几十万元的國家財富免受損失，并保證了整全建廠任務能夠按計劃進行。在搶救工作中，同志們都發揮了忘我的勞動熱情，表現了愛護國家資財的高貴品質。特別是我們工區一工段，在徐建才同志的領導下，又好又快完成了任務。現在提出給予表揚。

同志們！我們一九五五年的任務已經超額完成了，勝利的1956年就要到來啦，全工區的黨政工團組織祝同志們新年快樂！并預祝全体同志在1956年取得更大的勝利，爭取更大的光榮！”）

于主任：（上）徐建才同志！

徐建才：于主任來啦！

徐大娘：快來休息會兒吧于主任，忙了一晚上，早該餓了吧，

我給你們弄東西吃去。

于主任：不啦，大娘！

徐建才：對，弄點東西吃，這會真餓了。（娘下）

于主任：建才同志，你們工段全年任務完成的好，在今天晚上的搶救任務中，你們也表現得不錯，受到了大家的稱贊。

我來向你祝賀，祝賀你們的光榮。

徐建才：這是黨和上級領導的好，是全體同志的光榮！

于主任：劉琴同志剛才到現場，主動找我作了檢討，我也進一步對她進行了教育。她對這次錯誤還能夠較深刻的認識，並要寫出書面檢討。她也談到對你的態度不好，不該把信撕了。

徐建才：剛才我回來聽我媽說，她把信撕了，還哭了一場。很生我的氣呢。吹了就吹了吧。

于主任：這樣不對，她剛從學校出來，參加工作時間很短，比較幼稚，你應該從各方面幫助她。她現在已經認識了錯誤，你應該耐心地和她談談，注意你自己好急躁的毛病。

徐建才：（不語）

忠明：（上）啊，于主任也在这儿！

于主任：（同）忠明同志快來吧。

徐建才：（同）忠明同志快來吧。

忠明：怎麼，聽說建才和劉琴生氣啦？

于主任：不要緊，風暴已經快要過去了。

忠明：我說么，這兩個人的關係是吹不散打不斷的，我看干脆明個登記登記，辦下手續算啦！

于主任：對，是機會。我再當一次紅娘，回頭我和劉琴談談。

忠明：還要你當紅娘？人家倆是石滾打架“硬碰”。

（玉梅拉劉琴上。）

忠明：說着說着新娘子就來啦！你不是不來嗎？

刘 琴：我是來找于主任的。

于主任：好啊，刘琴同志！你还会算卦呢，你怎么知道于主任在这兒呢？

玉 梅：得了吧，人家剛劝好，你們又來惹事。

于主任：刘琴同志，我們正在研究你的問題哩。

刘 琴：我知道我的錯誤是嚴重的，为了个人問題影响工作，几乎給國家帶來極大的損失。……我一定好好檢查，坚决改正！請求組織上給我处分。

于主任：这个剛才已經談过了，不必再談。現在咱們談下一个問題，你自己对建才同志說吧。

刘 琴：（不語）

于主任：剛才对我談的很好。現在为什么不吭了呢？

刘 琴：忘了。

玉 梅：人家兩個的問題，人家自己会解决，不喜欢給咱們听。

忠 明：建才說說吧。

徐建才：我还說什么呢，她已經同于主任談过了。只要接受这次教訓，今后在工作上注意就行了。（向刘琴）今天晚上我的态度不好……

刘 琴：不，你对我的帮助很大……

众：好，好！（忠、梅鼓掌）

于主任：忠明、玉梅同志你們兩個要接受他們的教訓啊！

忠 明：（同）別開玩笑啦。

玉 梅：徐建才：我媽快把吃的东西弄好啦，大家坐下歇会，我端飯去。

（徐建才欲下，徐大娘已經端着酒菜自廚房上，徐建才和刘琴急忙拉開桌子，帮助徐大娘擺酒菜。）

徐大娘：我听着你們都來啦。來，大家喝一杯，高高兴兴过个